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六

明 季本 撰

頌

頌者容也公也臣子形容功德之辭有稱頌先君之德而追思者有稱頌時君之德而祝願者皆公言也亦面陳之而非私諷故與風人歌咏之體不同但周頌亦宜有臣子稱美時君之德如魯頌泮水閟宮者必皆亡失矣詳見總論六義及魯頌下

周頌

諸詩皆止一篇而無章句葢多殘闕然亦無可考矣

詳見總論章句音韻

清廟

經旨曰此詩乃祭文王之樂歌舊說以為成洛邑朝諸侯而作則洛邑者即書所謂新邑也宜有文武二廟而詩中畧不及武王何邪在武王時豐鎬皆有文王廟至洛邑之成則在成王時矣恐此詩當作於武

王時也自此至維清似宜合為一篇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賦也

穆者穆然幽隱貌文王之德無形與聲不可名狀故以穆言清清静也清廟以文王之廟言也肅雝敬且和也顯相以助祭者言謂其有明顯之德即肅雝也多士通言與祭者之多也秉文之德所執者莫非文王之德也駿大也駿奔走在廟即對越在天也自其

神之所交而言則曰在天自其身之所在而言則曰在廟不顯言文王之德不見其顯也而與祭者如在其上不承言文王之德不見其承也而與祭者無怠其心人自顯之人自承之此文王之德在人無斁乃其化之所被也所謂秉文之德者如此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賦也

此承上章不顯不承而言文王之德之不顯也在天曰命在人曰德命與德一也不顯即穆也天之命維

穆故流行不已文王之德維不顯故純一不雜穆者天命之體不顯者文德之體不已即穆之無止息處純即不顯之無間斷處知文王則知天知天則知文王故曰文王與天一也文德如此所以清廟之祭顯相之多士秉德而無斁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賦也

假者假借以與之之意溢鄭氏以為盈溢是也言文王之德能使人感動以開發聰明如歐陽氏所謂如

水溢而旁及也我豈敢不收而受之乎駿惠者大順文王之德即所謂收也如此則衍之無窮曾孫亦篤厚之而不忘也曾孫篤之亦大順之意我自主祭者言曾孫以後王言自孫之子而下凡事先祖者皆稱曾孫此言後王當世守文王之德而不敢忘以見無斁之意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

清即清廟之清緝熙即穆之不已非緝熙不可以為

穆非穆則廟不可以為清維主祭者有維清緝熈之德則廟之穆然清靜可見矣清而緝熈文王之常道也肇禋者横渠張氏以為始大祀文王也盖禋者精意以享之義非周禮祭天之禋禮也迄至也自今始為禋祀以至於祀事有成鬼神享之周之禎祥莫大於此周禎自鬼神享祀上見之然非駿惠文王之德者不能也

清廟四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五句

集傳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分為三篇今合為一篇而分四章　清廟舊說以為升歌之詩蓋樂莫重於升歌今考清廟一節但言助祭者之肅雝而尚未詳文王之德必合維天之命二節言之而後見其德之純祭文王而以升歌意必在此故文王世子言養老也則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仲尼燕居言饗賓也則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象者文王之

舞陳氏澔謂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是也升歌
在堂上所貴人聲象管在堂下則合樂而舞
矣是一詩而分兩奏也後人以其為先王之
盛德故燕饗亦用之以樂賓焉若明堂位祭
統謂魯禘周公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亦以文
王為所出之祖故用此詩則僭禮而非諸侯
之所得為矣

烈文

經旨曰此必成王時諸侯助祭於文武之廟既歸而

訓戒之詩當為大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

烈文以文德而成功烈者也辟公諸侯也辟公以文德而成功烈則德合於先王矣故其助祭能致神明之感格是即辟公之錫以祉福也錫如書師錫帝堯之錫故臣亦有錫君之義若惠我以無疆之福則我之子孫當世世保之而辟公之功所係豈小哉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

賦也

無封靡所以惠我無疆也崇崇高之也戎功大功也無封靡即戎功矣言爾之在邦也無專利以自封殖又不靡汰以自奢侈則所以惠我者至矣王豈不尊崇爾邪所以然者錫福之本在此是爾之戎功也則我子孫之繼序將世世保之而大其業我所望於辟公之惠無疆者蓋如此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賦也

無競者志本强而不見其强也不顯者德本顯而不見其顯也先王有不强之道不顯之德而人心自服四方訓百辟刑故辟公皆無封靡爾邦也苟辟公不率則是王者德不足以表正而有愧於前王矣辟公又豈可不脩德以惠無疆之戎功而使我成民不能忘之治哉四方訓百辟刑即所謂不忘也

烈文一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五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三章

天作

經旨曰集傳以此為祀大王之詩則大王肇基王迹其德業之盛尚多可稱而獨舉荒山一事何以盡大王之功烈哉況連及文王則語亦似不專為大王發者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而亦必有斷簡闕文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賦也

作者開造之意言天欲開此山以興周也荒治也大王荒之所以作也自其既荒而言則天實作之矣作矣下疑當有荒字蓋闕文耳康謂靖亂安民民歸者衆而其道得通也徂當作岨險阻之意也岐字當屬上句與韓昌黎彼岐有岨義同言岐山之高大王既荒治之而文王又康之民得通行故有平夷之道可以久安而子孫得以世世保之皆天作此山之功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

經旨曰此詩祭成王之樂歌康王時所作辯説已詳論之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

成命謂不易之定命也二后指文王武王也言天命所歸而二后受之以有天下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

也基者積累乎下以承籍乎上也宥寛大也密縝密也單盡也緝熙單心言其學也所以成宥密之德夙夜務成此德以固先王所受之命所謂不敢康也肆發語辭靖安也靖天下然後為能保天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

經旨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明堂之祭蓋朝諸侯於方岳時事也以文王為方伯有功

於方岳故時廵則以配帝蓋天之主宰一方者曰帝唐虞廵狩而以燔柴祭天即此禮也而配文王以嚴父則周公為之故宗祀明堂非季秋大享之謂也然此詩上下亦必有闕文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賦也

按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

者奉羊以供柴也享者獻牛以供祀也孔氏以為祭天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當用太牢則天與文王異饌矣以父配帝牲牢自宜如一不得異施如召誥用牲于郊以稷配而曰牛二也况牛羊之下但曰維天其右之則首舉羊牛專為天言而不及配帝之文王矣右尚也若謂在饌之右則下言既右享之於義不通豈有文王與上帝同列而右牲之理哉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賦也

儀者象其心也式者敬其事也刑者畏其法也皆所以法文王之常道也靖安也嘏錫福也言我法文王之典以安天下則無愧於文王矣我旣無愧於文王則所以感格之者有素而此錫福之文王所以右享我者又豈待今日哉實旣右享之矣享與饗同歆也於天曰其者望之而不敢必也於文王曰旣者信之而知其必享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賦也

此言儀式刑之實也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而弗失庶幾所以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者益至矣又不可以渙其常享我乎○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三章二章章三句一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三章

時邁

經旨曰此必武王巡狩朝會諸侯祭帝於方岳而諸侯頌天子之詩也觀詩中兩稱允王則為諸侯之頌辭而非天子之自道意必周公所作故祭公謀父以為周文公之頌歟此與上篇似一時之事但上下亦必有闕誤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賦也

邁巡行也邦諸侯之國也昊天其子之謂祭帝而克饗也蓋諸侯頌王之辭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賦也

此明其實為天所子也實右序有周猶曰歷數在爾躬也蓋天命所右次序及之之意薄少也薄言震之謂雖以征誅得天下而實不專尚威震也疊重複也震疊震震不已也如此則以德服人而神亦格之矣

百神河嶽無不懷柔非因乎震也則為天所子而信乎其為天下君矣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賦也

此言以昭明之德保天命也自天命而言則曰右序自君之政治而言則曰明昭式用也式序在位謂在位者式序之而不混蓋惟賢則立之以位也戢收櫜韜也戢干戈櫜弓矢斂武事而不用也懿德即上文

明昭之德也肆陳也夏中國也求懿美之德布陳於中國也歛武事而脩文德保天命之夲也故曰允王保之

時邁三章一章二句一章六句一章七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三章○魯語叔孫穆子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吕叔玉則謂肆夏

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聋說雖畧與呂不同然皆本於周禮鍾師之九夏夫夏禹樂也九夏本周詩而以夏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説之樂而名為徵韶角韶也詩篇今亦散亡故鄭氏曰九夏詩篇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載如此則九夏亦不知其為何詩矣今觀時邁執競思文畧無饗元侯之意則穆叔所指三夏安得必其為此三

詩邪

執競

經旨曰此祫祭武王成王康王神既錫嘏而加爵娛尸之樂歌也觀醉飽降福之言則非祼獻時語矣葢祭不祈福而神之降福但可言於錫嘏之後耳然其上必有正祭三王之詩而今亦闕矣古序謂祀武王則辯說論之詳矣但不可語於時祭也以爲時祭則四親當各專一廟廟各有尸而三王合一其上又不

及文王未備四親之數以為時祫則亦主四親於禮有礙乃世儒附會之説也惟大祫則凡為君者皆得列於創業之君之廟而統於一尸此蓋昭王時以成康二王祫食於武王廟之詩也昭王以下尚未及焉故止於三王而已但不知其何故而舉此祭耳時祭不當祫祫祭止一尸詳論於廟制考義卷一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賦也

競者自强之意旣曰執競而又曰無競維烈言武王雖執競而實不見其競以成功也不顯者闇然不見其成功之迹也武王無競故成康亦不顯乃其家學所傳之一致也皇大也使之大其業也奄有大有也斤斤其明者明察如斧斤之斷也此其不顯之顯所以能大其業而上帝是皇也周人之稱先王宜曰維此成康云自彼者非外之之辭言自彼奄有四方以來其明能斷而斤斤不息也正祭之詩必有特言以

別成康之德者至此則既錫嘏而其文從畧耳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賦也

喤喤大也將將集也穰穰盛也簡簡者不妄施之意猶簡在之簡也反反者重複之意反而又反也言神之降福不苟必其有反反之威儀者而後福及之也既醉既飽神饗之也如此則福禄之來反復不厭矣

執競二章章七句

集傳一章分四節今為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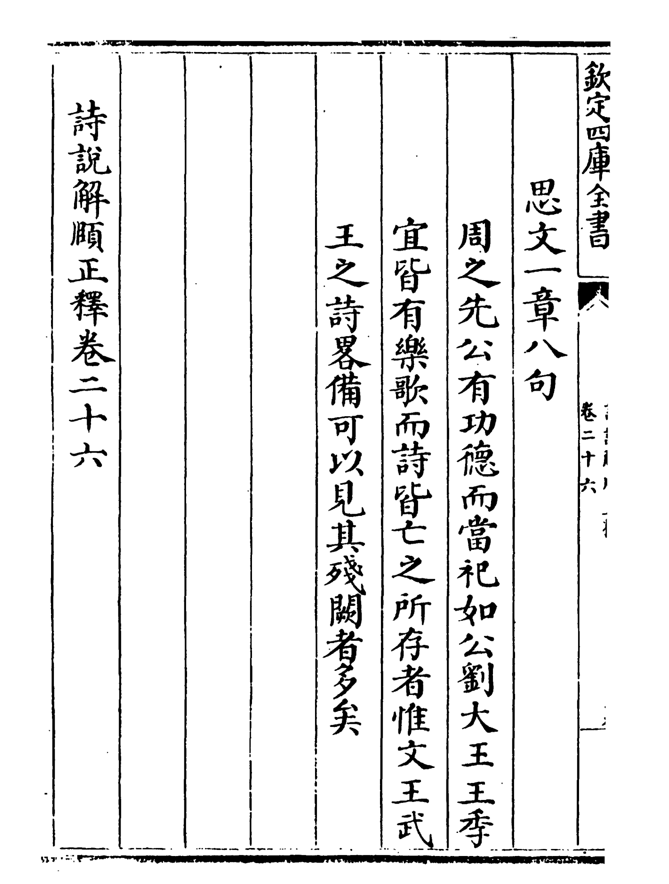
思文

經旨曰序以為后稷配天也如此則當先有祭天之文而不宜專重稷也故集傳不的言之則以之為祭后稷之詩亦可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賦也

思語辭文有文德也立樹立之立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所謂王建其有極也蓋后稷之德克配彼天所以立極於天下也來小麥也牟與麰同大麥也詳見七月字義率徧育養也貽來牟而率育之有恒産而有恒心是其極之所以立烝民也故無此疆彼界人人皆得復其性而常道陳於諸夏矣古人之治所重在使人歸善所以養民使遂其生者正為此耳華谷嚴氏曰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



思文一章八句

周之先公有功德而當祀如公劉大王王季宜皆有樂歌而詩皆亡之所存者惟文王武王之詩畧備可以見其殘闕者多矣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七　　明　季本　撰

臣工

經旨曰此康王時詩也武王既踐天位首重民食所以允釐百工已有成法而後王每申明之故康王嗣位而又作此詩以戒農官使民急於治田也并噫嘻當合為一篇以噫嘻言成王故知為康王時詩也此天子戒臣下之辭宜為大雅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賦也

嗟嗟歎辭臣工以在朝群臣百官言公者朝廷之事釐整治條理也成先王之成法也即春耕夏耘秋穫一定不易之法式也咨者謀之於衆茹者度之於心言王方釐正三農之成法爾當來此咨謀茹度而講求力行之庶幾敬爾在公而王所釐者不虛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

觀鋌艾賦也

保介農官葢專治田事者也云保介者取有助之意高誘註呂覽以為副故集傳因謂農官之副如此則以何者為農官之正乎莫春者周正建寅之月也三陽交泰則可以始興農事矣田三歲曰畬畬謂已成之田也欲復治之故言當此之時别無所求惟如何於畬而新之明即天之明命也來牟方盛雖未及熟而天命屬於有周將有受明之幾矣葢天之明昭鑒周

有德常以豐年畀之則豐年者係於王者之德而盡力於農畝則在農人耳錢銚鎛鋤奄忽也銍穫禾短鐮也使之命我衆人早具農器以起田功則天命明昭忽然觀銍艾矣謂民當體天心以力農而農事不可緩也上章通戒百官此則專戒農官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賦也

噫嘻亦歎辭成王時嘗以此戒農官故曰既昭假爾

謂昭告而感格之也集傳以為成王始置田官而嘗
戒命之則非矣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有之
況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置哉命農官率
農夫以播百穀必自耕始故以此戒之上章言先具
農器此則言先事耕田也駿大服事也駿發爾私耕
私田也終三十里則百畞計步為里之數也此以助
法之私田言非謂鄉遂之田也蓋以一井之田一方
三百步為一里一夫百畞畞百步百畞之田縱横各

百步積之得萬步以三百步為里法約之得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田一面百步計之為一畝以千步計之則為阡阡為十畝是百畝之田為十千也十阡之内以耦耕之是百畝為一耦也大抵古之耕者步百為畞其徑六尺為一步畞為三畞廣尺深尺耜廣五寸以二人並耕左右起土其深者為畞高者為壠是以一面之百步計畞也詳見讀禮疑圖卷一言駿發爾私而不及公田所重在民也

臣工三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一句一章八句

集傳以臣工噫嘻分為二篇今合為一篇而分三章

振鷺

經旨曰武王時封紂子武庚為殷侯因其來朝助祭而留之講學故作此詩古序以為二王之後來助祭似亦臆說也武王既有天下封堯後於薊封舜後於陳封禹後於杞而陳與杞宋為三恪不列堯後既已

可疑而此來助祭獨言二王之後何為併陳而不之及邪竊意此詩必專為武庚而發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欲使之觀樂辟雝以養德庶幾其能忠順耳此與有瞽同為一時之事而此則當列於有瞽之後蓋大雅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

鷺之為鳥好自低昂其翔集必舞而後下蓋有振起之意故曰振鷺詳見宛丘字義雝辟雝也我客指紂

子武庚作賓於周故以為客戾至也亦有斯容言亦有振起之容也蓋美其講學興起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賦也○斁本音繹讀為丁故反者協韻也

彼無惡言遠之則有望也此無斁言近之則不厭也永終譽即世為天下法則之謂也此言講學之有益於德以勸勉之也

振鷺二章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二節今為二章○觀於此詩則武王所以處殷後者蓋將養之成德以永厥世武庚雖愚豈不知所感動使非管叔道之則異日奚至以殷畔哉故武庚之叛管叔之尤也

豐年

經旨曰此農事有成而報賽之樂歌也蘇氏以為秋

祭四方冬祭八蜡分為秋冬二事其曰秋冬以夏正言也集傳則以為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夫田祖農事所始是為先農即八蜡之先嗇也而社主春祈為壇於社方主秋報為壇於郊時各不同地亦有異本分二祭也惟以其均有功於田事故此詩合而為一其必人君省斂因年豐報賽總祭一方之神而先農與社方一時並列𡙇一方之方社不得與大社四方專祭之貴神同尊先農雖古帝諸侯因農事而報本

反始於禮亦宜及之但不可屈尊而居一方方社之下則以先農主之猶先啬之主八蜡也故集傳序田祖先農於方社之上不兼蜡也而蜡祭之小神不與焉蓋與大田來方禋祀義同若春社秋方冬蜡則在國中各有一時之專祭不在此限矣然此詩所謂萬億及秭與載芟同辭蓋諸侯公田所入之米數也有似豳詩故先儒或疑豐年即豳頌然則周禮籥章所謂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者其即此詩

豳蜡有先啬即田祖也故亦用之但既為豳頌則宜列於豳風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

高燥宜黍下濕宜稌黍稌皆多則高下之地無有不熟所以為豐年也亦語助辭廪倉之别名廪高則所藏者多矣以下文為酒醴觀之則萬億及秭蓋以米數言也酒酒味之厚者即周禮三酒所以待賓客也

醴酒味之薄者即周禮五齊所以供祭祀也烝進畀予也洽情相浹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皆徧也既饗祖妣而旅酬燕毛皆以此而篤親親之恩無不周焉蓋民以孝弟為德而孝弟原於尊祖故特舉祭祖妣者言之以見不忘本之意而百行具於其中矣此見神降福之徧所以當報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

經旨曰此武庚助祭於周廟既畢而武王欲留之辟雝講學以觀作樂之成故作此詩篇當列於振鷺之前亦大雅也序以為作樂而合乎祖則似不知詩意之所在矣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賦也○田與𢝙同音引

瞽樂官也庭者周之廟庭也以武庚殷後故言周以別之在周之庭一句屬下文葢為設樂器發而有瞽

當自為一句以與虡羽鼓圍叶韻瞽以眡瞭相之而為之設樂器者皆眡瞭也既備者設樂既備也乃奏則瞽奏樂矣簫管備舉所以奏也此言周人作樂於廟庭以見樂之為重也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賦也

喤喤和之大也此言樂聲之美起於人心之肅雝故其和鳴足以致先祖之聽我客至此既觀其成矣苟

永觀之則樂之感人必深將不覺其成德焉蓋欲留之觀樂辟雝以養德也

有瞽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五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二章○此與振鷺當合觀之

潛

經旨曰此周王薦魚於寢廟之樂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賦○與音歟後也 猗與同

潄沮馮翊之水與吉日之漆沮同潛者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則夏正冬月之事也故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冬者夏正建丑之月大寒之候孔氏謂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特薦之又黃河魚美自渭而上漆沮依山穴而藏故漆沮多魚而生致之鎬京也序併春獻鮪言之蓋附於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之說則季春者

建辰之月也魚於時已不潛與詩意不合矣然薦以薦新為義非正祭之禮而享祀則正祭之名也蓋追叙平時嘗取魚於此供俎實以祭而旣獲福見潨沮之魚為先祖之所嗜也介助也

潛一章六句

雝

經旨曰此蓋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也故周禮樂師亦名為徹云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_{賦也}

言諸侯來至於廟而助祭其來雝雝然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然而敬相助也助祭之辟公和而能敬如此所以天子得穆穆篤恭不待有所作為也穆穆即肅肅之不顯處此言諸侯之助祭能成天子之敬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_{賦也}

廣牡大牲也肆陳也薦廣牡者武王薦之也相肆祀者辟公相之也天子薦之而諸侯相之此則得天下

之歡心以奉其先王所以皇考之神感假之而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此言武王能得人心而致文王之感假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賦也

宣者通於事也哲者明於理也宣哲則盡人道矣故曰維人文武則備君德矣故曰維后此文王安民之本也能安民則天心亦安矣故天下歸心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而後人得以享久安之福也此以武王之

得人心而享福之久者歸功於文王之德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賦也

綏眉壽介繁祉此正昌後之實也烈考與皇考同皆指文王也文母太姒也烈考文母皆得右之非為天所福者不能也此承上章言所以能饗親之意

雝四章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四節今為四章○觀末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言則此詩但可用於祭文

王之徹其他歌徹恐有別詩如仲尼燕居所謂徹以振羽振羽或謂即振鷺亦未必然也但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言則必不可歌於三家之堂耳

載見

經旨曰此諸侯來助祭於武王之廟既畢而慰勞之詩也似當為大雅云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賦也○見音現

載則也發語辭辟王謂成王求厥章者禀受法度也和在軾前孔氏謂和亦鈴是也爾雅有鈴曰旂之説經無此義也此因諸侯來見而言其車服之盛以美之休美也烈熾盛也休有烈光以其有志於治道言也於是成王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之廟而致孝享焉見諸侯以其職來助祭乃先王之所悦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

俾緝熙于純嘏賦也

永上章言諸侯為我致孝享於昭考則昭考助我以眉壽使我永保大業惟有眉壽故能永保大業即多福也此皆女辟公助祭之所綏而使我緝熙至于純嘏也蓋辟公來求厥章皆欲脩德者也則天子之懷諸侯豈得不脩身以立人極哉是緝熙者保大業之本而純嘏之所由錫也所謂綏多福者如此

載見三章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一章分二節今為二章

有客

經旨曰成王既誅武庚復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因其始受命來朝將歸而勉留之故作此詩蓋致繾綣之意以慰其心焉亦大雅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賦也○敦都回反後敦琢義者並同

微子雖封為宋公然作賓於周故曰有客白馬者殷

尚白而脩其禮物也萋盛也且多也以其來朝之禮儀言也敦琢本治玉之名而借以為選擇之意旅微子之卿大夫從行者也選同德以從行則皆敬慎而不至於獲戾耳此叙其自國而來者如此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賦也縶絆也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言至周而留之之情如此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賦也

薄言者謂從容慰諭之而不廹脅也追者已去而還之見其愛之無已也左右言無方也綏安也滛威謂踰常之等威盖使之統承先王得用天子之禮樂也言我周既降以滛威之福於心盖甚平夷欲其坦懐不疑也所謂綏之者如此

有客三章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三章○今按微子賢聖與武庚之庸愚者殊異故此詩與振鷺意

亦不同然周之所以處殷後者其德之厚則

一而已當以類相從而觀之

武

經旨曰此祭武王之樂歌蓋成王時詩也然闕誤多

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賦也○耆音旨

皇大也無競不爭而不見其强也遏劉止殺也言大

哉武王之功不以力爭天下維以德服之孰競而無競者也蓋因文王允有文德克開我後人而武王嗣而受之其所以勝殷者亦因文德止殺以致定其功耳見武王之功不以武而以文也夫以掃除殷穢平定天下而不以殺為武則武之為武不出於文之外矣大武之詩所存者五章皆此意也

武一章七句

今按大武六章武為首章賚為三章桓為六

章則左氏嘗言之句與般二章皆有詩而不
言章次所存僅五章而尚闕一章然皆不可
考矣勺賚及般之名皆後人所加集傳以為
樂節之名如祭統所謂舞莫重於武宿夜則
武宿夜亦武舞之别名耳按樂記武有六成
即此六章之舞節也當為祭武王之樂歌然
天子廟樂禮宜九成意必尚有文舞九成如
禮記所謂八佾以舞大夏者蓋即周禮鍾師

之九夏也而不在此武舞六成之數歟蓋九夏者文舞也樂記所謂既奏以文也武者武舞也樂記所謂復亂以武也孔氏曰樂有文舞有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則武舞者其入在文舞之後者也故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通典序此於九獻之後其知樂舞之節者歟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七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八　　明　季本　撰

閔予小子

經旨曰成王免喪始見於武王之廟而作此詩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賦也）

閔成王自憂也小子成王自稱也遭家不造謂不為

造物所成而遭大喪也嬛與煢同煢煢然孤獨在哀疚之中則無所依怙也皇考指武王嘆其能以繼述為心雖文王已沒而不忘故曰永世克孝也皇祖謂文王言武王之於文王思念之切常若見其升降之在庭此中永世克孝之意夙夜敬止蓋亦欲如武王之念文王者而不敢忽也皇王舊說指文王武王而錢氏則以為武王是也序緒也繼之而思不忘此即所謂夙夜敬止也蓋此詩本為見武王而思繼之辭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爲一章

訪落

經旨曰成王既免喪復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觀其自稱曰朕則非陳於宗廟之言蓋大雅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賦也

訪訪問也落始也既免喪而更新有落之義蓋訪始

治天下之道而皆以為當率昭考武王也此述已然之辭也然武王之道悠遠難及故嘆其悠哉艾爾雅以為歷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時成王尚幼冲未嘗歷事故曰未艾將進就成也判渙與道不合一也家謂國家多難指管蔡以殷畔之事也言我未有所歷賴羣臣進而就之欲繼昭考之道而猶泮渙不相合況小子覍覍一身當家多難豈能堪哉以明必資於羣臣之匡輔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_{賦也}

紹謂武王之繼文王也陟則在上降則在下此卽上篇皇考念皇祖之陟降庭止也言文王陟降於庭之上下省皆國家之事惟武王能紹之而其美足以保明其身也人心歸之則其身安之矣此言己德不及武王之能永世克孝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_{賦也}

士與事同謂所為之事也天常降監於我之所為即是日監如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者也此成王自言天命之當敬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賦也○佛音弼

上章言不可不敬蓋已知率昭考之要矣但工夫不能無判渙故曰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即緝熙不已之功也佛弼通輔也仔小子之稱以幼冲言肩任也言

幼冲之肩不克任重致遠也所以欲求群臣匡輔之
力而助我任道不至於半途而廢也爾群臣尚當閔
予不聰而示我以明顯之德行使我得以日就月將
可也言此以終訪落之意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也
懲有所創而戒之也毖愼螫毒也螫則必辛故曰辛
螫莫予并蜂言無有人使蜂以螫我者乃我自取其

螫耳以喻已自惑於管蔡之流言以致禍也肇始允信也桃蟲即鷦鷯拚與翻同鷦鷯小鳥僅巢一枝然既鳥族則能拚飛無所不至如陸農師所謂鷦鷯化為鵰者亦拚飛之能變也以喻管蔡雖小才亦能為亂而今始信其然耳多難謂管蔡之亂也蓼毒草詳見良耜字義以喻武王之喪也言已方幼冲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適當大喪之苦故曰又集于蓼也此以流言疑周公之事自懲見已德之不及武王而欲群

臣之助也或曰此章當在訪落之後敬之之前文義

始順懲字上下必有小字故舊名小毖

訪落五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集傳以訪落敬之小毖為三篇今合為一篇

而分五章○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

成王免喪之際則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

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武王

方崩流言即起成王不能無疑時周公方巡

行在外而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及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明年成王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

載芟

經旨曰此農功成而閔勞農人之詩序以為秋冬報非也新安胡氏曰此詩不見有祈報之意非告神之樂歌也得之矣詩本豳雅當屬於豳風云蓋公劉始至豳時事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賦也

芟除其草也柞除其木也新除地上之草木蓋始開荒之田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即其職也草木既去則其土潤澤而可以耕耒謂其已耕也千耦耕阡之偶詳見臣工之噫嘻章耘當與信南山畇畇原隰之畇同隰下濕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言千耦之田既墾而均平可耕於是始出田而往隰畛也諸家解耘字率牽强令皆不從此序其出耕之始事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賦也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有餘力而來助者也以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噴衆飲食聲思語辭媚愛依兢皆相親之意士指其夫略利也利則入土易不甚費力故曰略也言主伯亞旅彊以皆出而治田而婦則饋餉男則共食夫婦相親同勤農事皆利其耜而始有事於南畝也此則言

其已耕矣一家親愛同力一心農夫之所以有年者蓋本於此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賦也

函含活生也驛驛聯絡也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承上章言既耕而播種則其實含氣而生矣既生則苗驛驛然而出土矣其受氣足者桀然先長及受氣皆足則厭厭然無不

長矣但苗閒之草亦或隨苗生長反為苗害故必耘之詳密緜緜然不至傷苗乃為善也種播而活苗長而耘皆養苗之功○此以上備言耕耘之事以見農夫之勞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賦也

濟濟人衆而齊也實與實函斯活之實同謂穀實也積者穀之積也萬億及秭積之多也為酒醴烝祖妣

周於祀先也百禮祭祀之百禮也詳見豐年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賦也

飶本取苾草之香椒本取椒實之香遂借以言酒醴芬香之氣也以之燕饗賓客則賓客慶而邦家光矣以之供養耆老則耆老怡而胡考寧矣此與上章言以酒醴供祭祀燕飲皆賴農夫所穫之多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賦也

且聊且也今今日也匪且匪今言非且於今日偶一

為之也振古者振起於古昔也謂自后稷始教稼穡以來即用黍稷為酒醴以供祭祀燕飲之用此其立烝民之極者也不然則賓客之禮皆將廢矣農夫之功豈可不念哉

載芟六章三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集傳一章分九節今為六章○此詩與良耜文義相同但一事不應有二詩故先儒或以此為豳頌以芟作之語觀之則似公劉始荒

豳地之言也至其終篇説俱無礙但以君勞民之辭非頌體也似當爲豳雅耳周禮籥章所謂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者其即此詩歟

良耜

經旨曰此時主至省歛之方因年豐報賽而閔勞農人之詩也以天子勞農蓋大雅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畒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賦也

畟畟耜之嚴利也故曰良耜此言其既耕而播種也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賦也

瞻省視也謂婦子饋饟於農夫也筐筥皆饟具所饟維黍無珍味也此言農家饋饟之勤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賦也

糾結於頷下使不動也笠所以禦暑雨詳見都人士字義鎛鋤芸田之器詳見臣工字義趙刺也薅去也

荼陸之穢蓼水之穢孔氏以為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是也乗暑雨芸田以去荼蓼荼蓼朽而後黍稷始茂見農夫治田之勤苦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賦也

挃挃穫聲栗栗堅貌墉城櫛笓也此以在野言也百室猶言百家謂同鄉之人也開百室所以藏於家也百室並開則家家皆熟矣舊説百室以四閭之族言

有室礙處詳見讀禮疑圖卷三此言收穫多而婦子始安也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賦也

犉者牛之一色者也與無羊九十其犉之犉同殺犉牡者用大牢以報先農方社之神也周人尚赤牲當用騂即大田所謂來方禋祀而以騂黑之義也捄曲貌捄其角者毛氏所謂社稷之牛角尺也似續者即嗣歲以續祭祀之禮古之人謂后稷后稷肇祀乃其

所以教民稼穡之意也令得祠而不廢其禮謂非農夫力田之功可乎此見農之當勞也

良耜五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一章五句一章七句

集傳一章分八節今為五章○此詩與載芟語意相同故先儒或疑其為豳頌但一事二詩似乎煩瑣意必後王删舉前篇要義以為此詩非開荒時語故不及芟柞耳且殺牛以

祭先農方社則天子之禮也按禮天子祭社稷用太牢諸侯則少牢而已牛非豳公所宜用故此當為王者之詩而不可以列於豳也

絲衣

經旨曰此祭統所謂尸飲九而君以散爵獻士之樂歌也獻酢也然則卿大夫士凡與祭天子之廟者皆有酢焉而詩惟及士其上必有闕文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賦也

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士祭於王之服也俅俅恭順貌堂階上之堂也基則門塾之基蓋自堂而至門外之地也羊牛者大牢三牲之二也鼎烹飪之器鼐大鼎鼒小鼎也鼎有冪則覆鼎之巾也按特牲禮宿賓之明夕主人揖賓入位于堂室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宗人視牲告充饔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冪

告潔此祭前日夕之事也視壺濯在堂上視牲視鼎在門外時牲尚未殺鼎尚未入但從君省視而以具充備潔告於君耳特牲所言乃士禮若天子之祭則省牲視滌濯乃少宗伯之事而士則奔走以聽使令者序此以見其有事於宗廟之勞也兕觵蓋觶散之屬所謂散爵也思語辭吳譁敖慢也旨酒思柔戒其無失德也不吳不敖則柔也如此則獲壽考之福矣

絲衣一章九句

酌

經旨曰此亦大武之詩當屬耆定爾功之下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龍當作寵

鑠如金之鑠言耀動也遵養時晦時當晦而遵養之非有心於得天下也純熈但言脩德使緝熈也介助也大助者蘇氏所謂天下無不助之也集傳以介訓甲則非矣我自後人作頌者言寵受謂受人心之歸

也蹻與蟜同武貌王之造謂武王創造基業後人寵受繼嗣不絶故曰載用有嗣爾指武王師衆也謂我之所以繼嗣不絶者皆爾武王合天下之公能信於衆故耳見其伐商非私也

酌一章八句

此詩於酌無關盖附會之言也集傳以為十三舞勺之勺則恐非感發童子之要義焉竊意舞勺之詩或當是泂酌耳

桓

經旨曰左氏以此為大武之六章也前數章言武王順人心此言武王合天命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賦也

綏萬邦言克商以安天下也順天命故屢致豐年此天命於周所以久而不厭也士謂天下之衆也于猶言於是也以四方克定厥家者謂因四方之心以定

國也皇大也間代也言其保民之德昭于天以大代
乎商非以力也桓桓武王以下是言所以綏萬邦屢
豐年之故
桓一章九句
賚
經旨曰左氏以此為大武之三章其意亦在於以德
安民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賦也

脩德安民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勤而我後人之所當受也受則欲有以承之而尋繹其緒於心以敷布於天下自兹以往維求所以安定人心此則武王創業以貽子孫使之繼述之意也故曰時周之命如此則武王本非以力爭天下而欲後人求之於文王之德也故再言於繹思以歎之詩中不及武王但言時周之命而其意可見矣

賚一章六句

詩亦全無賚意

般

經旨曰此詩當在賚之後其大武之四章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賦也

高山泛言山也嶞則其狹而長者嶽則其最高而尊者猶與由同翕河大河合衆水而為一也嶞山喬嶽

本陟高山而言陟高山由翕河皆指武王伐紂所過之名山大川葢自豐歷華至孟津而渡河也敷者布天下以伐商之事也裒時之對謂合天下仰望之心而答之也時周之命因上章之言而申明之見周之伐商本順人心也

般一章七句

般之名亦無意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八